

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界首,但古镇那精美绝伦的雕艺、鬼斧神工般的建筑,却久看不厌。这里虽然不像周庄、乌镇那样宏伟壮观,但却留下了历史韵味和民间向往美的生活轨迹。

高邮湖之滨的古镇界首,是北上京津、南下苏杭的必经之地。途经界首的过往客商曾发生过若干奇遇和故事,却找不到也抓不住任何踪迹。唯有西湖夕照映衬下的青砖灰瓦的里下河风格建筑屹然挺立在阳光风雨中。

记得古镇里小闸塘、孝子坊、曹大场、鱼市口、南北大街、当典巷、古井、石桥、城隍庙、宝塔松等等,悉数沉浸在绿水的怀抱中。长在镇东南的宝塔松,枝繁叶茂,俨然女性胴体。它还是历史的见证,数以万计的枝叶留住的事物,似乎近得伸手可摸,又远得那样的离奇。遗憾的是,宝塔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曲径通幽的古镇街道,光滑滑的,全用镇江金山石料铺展,它留在了那雄伟的金山纹脉和韵律,也算是古镇人与自然融共生存的见证吧。

南北大街,两旁耸立高墙,抬头望,头顶一线天,左右看,巷道四通八达,低头见,麻石底下有奥秘。小径条状麻石乘着街势,像叶脉枝条般地逐街逐巷地施展,底下积水沟,面上盖石板。细心地听,一曲哗哗流水声,像美妙的轻音乐叮咚叮咚,多么地悦耳动听。

别看这是一条水沟,却凝聚着祖先科学布局古镇的大智慧。从镇的上河边到下河形成整个下水道系统,各家天井的雨水和污水,沿细管入巷道支管,再入街道主管。在管道中设有掏污物的阴井和水塘,又从小闸引来运河水,活水则不腐,好似上帝赐给镇民宜洗涤、宜消防、宜排污、宜饮用的天然人居场所。这是多么绝妙的大手笔,居然将偌大的古镇统一到完整的地下水系中,似丝绸一般柔和地缠绕着百家千户,延续人类最淳朴的生活方式,让人陶醉,偶感自豪。

隐通在波浪起伏的万瓦丛中,有若干个形状各异的天井点缀着古镇的商住群。不巧的是,保留下来的只有十几个天井啦。这是日寇强盗们用火与炮侵略家园的铁证,连一块整砖整瓦也没留,废墟里的记忆是深沉的。

好在留下来的天井依然奇异无比,仍然有堂井、巷井、房井、场井、过道井,形状是长方形的、正方形的、三

初端相机,便总想着用镜头记录实时发生的特别事件,更想用那一张张照片解读时代的伟大变迁。理想很大,但总觉有些不切实际,实施起来更是力不从心。于是思考再三,便决定还是先从感知身边人的点滴变化,感受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小城开始,慢慢追寻那伟大的摄影梦想。

清晨的阳光总觉有些灰暗,许是雾气还未散尽的缘故,看似枯黄的几棵桃树早已昂扬起粉色的花朵,昭示春天的来临,骄傲地接受着晨曦的洗礼。嫩绿的小草也不遑多让,一个劲地在挣脱泥土的束缚,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家离文游台不远,路上行人不多,却不曾想还未近文游台,一阵阵悠扬委婉的空竹“嗡嗡”声便已不绝于耳。走近才发现,老人老少少、三三两两围成一圈,你来我往,热闹非凡。有的神情专注上上挥舞,有的面带笑意学习动作,有的成群结队研究技术,也有不少老者带着孙子、孙女散步至此,驻足观赏。不少小孩子更是蹦蹦跳跳,非得骑到大人头上,鼓掌助威。偶尔见到几个技术不娴熟的,自我琢磨个一时半会,便开始向那些抖空竹的高手们请教。相视一笑后便心领神会,径直走去。高手们不厌其烦,边说边示范,悉心教导,时不时还能传出几声爽朗的笑声,指定是聊到了什么开心的话题。其中一人无意间看见我端着相机,似乎有些犹豫,但还是开始玩起手中的空竹,还不停地变换着花样,我边看边拍。见我快门不停,他也边抖边介绍,这招叫“蜻蜓点水”,这招叫“云天雾地”,这招叫“呼啦圈”……时不时还能听见其他人的叫好声。老人似乎来了劲头又连续做了几个高难度动作,引得驻足观众的一片掌声。见我拿下相机回看照片,他也走了过来,低头看看我所拍的照片,连连说:“不错,不错,有点意思。”老人走后不久,便有其他几位老人来翻看是否有他们的照片,强烈要求着下次来一定要给他们拍几张。刚刚说完,几位老人爽朗的笑声便齐声响起。

我没有滞留太久,便去往大淖。沿途必经人民路。淡雾已经散去,太阳也升至半高,倒也算柔和。昔日繁华的街道已不见当年的光景,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却为这条老街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情趣。眼看时间还早,我便独自找了个石墩坐着,端着相机,漫无目的地拍着过往的行人与形式古旧的老街,看

文游台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

品味古镇界首

□ 陈庆文

能够深居这高墙窈院里,谁说不是是一种享受啊。曾多次陪同各级专家考察古镇,记忆中,他们用各自的眼光凝视古宅木雕、石雕的精美技艺,用心在欣赏那民间艺术宝库的奇葩。映入眼帘的正堂大门门楣上镶嵌紫红石匾额,两边青石上浮雕嶙峋,栩栩如生的状元游街、鲤鱼跳龙门、麒麟献瑞、耕牛闹春的图片,象征富贵吉祥,把居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光耀门庭的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

色彩单一而又内容丰富的窗雕、匾雕是收藏在民间的绝笔工艺品。那些长条形的窗框内,由小块雕花的木质榫卯而成,多姿多彩的花簇拥着象征“福禄寿”、“花开富贵”、“连升三级”、“四季平安”的吉祥图案,令人望而生义,笑从中来,似乎人们天天生活在美妙的幸福之中。非常有讲究的匾匾,在匾框周边镂空纹饰,图案精美,字显苍劲,民间实属罕见。

在前堂天井边窗框下则木刻浮雕,诉述着历史人物故事,有桃园结义,刘备招亲,当阳桥,三顾茅庐,三英战吕布,火烧赤壁,好像带你走进了剧院看《三国演义》,翻开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书卷,一睹古人风姿,饱食甜美的文化大餐。

印象深刻的应数老韩家的窗雕独具一格,是人生中难得一见又难以忘怀的贵品真迹。后堂里一张《百花图》,定叫你喜笑颜开。方的窗,圆的花,千姿百态,像活的一样,敞开花芯花瓣的石榴花、菊花、牡丹花、梅花、海棠花,久看不厌。还有《百福图》,百只蝙蝠雕刻在窗上,形态各异,如生如飞,其刀法流畅,技艺精湛,配上纹线均匀的“福”、“寿”字图案和个个窗洞,整个画面充满万象更新、美满幸福的意境。尤其是陈氏宅里,天井两侧有六窗,每窗开光部位有花枝组成汉字,体行书,笔流畅,东西两边花字成一联:

春草满庭吐秀,百花遍地飘香。
在这个古老而陈旧的古镇,不仅仅是观赏那些奇异的建筑和奇景花雕,更要零距离地感受千年古镇那种质朴、恬静的生活方式,久久地品赏那无穷的味道,美不胜收!

微笑着的城市

□ 韩 瑛

人,有三两一帮骑车上学的学生。他们微微扬起的嘴角,让沐浴在这柔和阳光里的我倍感亲切,或许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了,只是相遇而不相识罢了。

本以为大淖要安静得多,不曾想我却错了。这里虽已无汪老《大淖记事》中那般浑然天成,但也在现代气息的氛围中融入了另一番的优雅与灵动,没有了空竹的悠扬委婉,但却呈现出别样的生动景象。一个个手握鱼竿,或倚、或蹲、或坐,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生怕一不小心就错过提钩的好机会。本已拿起相机准备伺机抓拍一张刚好提钩上鱼的画面,却不想被人叫住,原来另一边有人已是准备满载而归,想着向我展示一下今天的成果。边说边笑地让我给他拍一张,问我能不能把照片给他,我也只能无奈地告诉他今天是肯定不行了。他并未失望,还让我多拍两张,说他退休了,反正天天来,等我什么时候再来一定能见他的,还特别强调让我晚上要来,这晚上的景色美得很,不可错过。我看这满满一桶的鱼,得吃上好些天,天天都来,哪里还吃得完。他笑着说:“吃不完就送呗,邻居这么多,几家一分很快就没了。要不我送你几条?”我哈哈一笑,终因不方便携带婉拒了。再未聊几句,他便提着满满当当的水桶,挥手致别而去。

时间几近中午,阳光已开始有些刺眼。人们逐渐散去,终究有的满载而归,有的空手而回。离我很近的一位中年人摇头感叹今天的好地方被人给先占了,明天得早起。临走时还不忘回头对我这个“打搅者”笑了笑,挥手再见。这一幕也被记录在了相机中。

从原路返回,我也再未拍照片,蹲坐在文游台的石阶上回看照片。从古文游台到今大淖河,城大了,人多了,景也美了。在这初春姗姗来迟的时节里,我感受到了淡淡的春意,更见到一张张纯真而质朴的笑脸,细想之下忽然发觉,微笑其实真的很简单。可以因为喜悦,可以因为富足,更可以因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那简单明了的幸福。

一座城,一群人,一抹微微扬起的嘴角。

角形的、半月形的,从屋内通向天边,又从天边洒进阳光穿透堂屋,习习的凉风散干热汗,任凭老天的雨水倾泻天井,积水自然流入钱币孔,通向那神秘的下水管道。天井两头还摆着瓦罐、盆景,

上个礼拜天,我在家整理童年时代读过的课本和往日的笔记本时,发现初中一年级语文书里夹着半小张已发黄变霉的纸条,纸条上写道:我家有收音机了。这

让我浮想联翩。我想起来了,那台收音机是1968年后落户到我们家的,就放在我们家主席台(老掌柜)中间位置上,无论时间怎样流逝,我都记得它的名字,叫“长江”牌的,它一直伴随着母亲到临终。

收音机进家之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兄妹几个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围着桌子吃晚饭,只听母亲低声细语地与父亲说道:“我们俩一块把今年全家的收入情况盘点一下。”父亲听后,不慌不忙地从放杂物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当年收入欠账的记账单,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因父亲不识字,叫来哥哥让他报收入数字,父亲与母亲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地在加数算账:芦苇箔子收入16元,一头猪卖39元,一只羊卖16元,一趟鸭、一群鹅加上12只老母鸡,外加禽蛋多少钱,还有蚕豆、黄豆、芝麻、稻谷又卖了多少钱。总账一算,扣除各项开支,还张三李四家各五元钱,母亲觉得全家收入还可以。她左思右想,决定从家里纯收入中拿出12元买台收音机。第二天大清早,母亲搭乘庄上一家去临泽街上做生意的顺便船,经多方打听,跑了好几处,最后在临泽前街一家百货公司里才买到一台台式收音机,收音机是南京产的“长江”牌的,是交直流电两用的,机样跟现在高邮咸鸭蛋26只装纸盒差不多大小,外壳都是塑料的,后盖是纤维板的,比较轻便,便于携带。

母亲在世时,喜欢听扬剧、淮剧和现代京剧样板戏,当时她为了适应潮流,才买这台收音机的。那个年代虽然有有线广播,因受播放时间内容的限制,只能偶尔听上回把戏剧和歌曲,没有收音机方便,说收就收,想听就听。

自打收音机回家,母亲就对它爱不释手,一有空就打开它听听,但从从不让我们兄妹几个乱动,并由她保管,要听必须得到她的允许,必须有她在场。每次她小心翼翼地把藏在家立柜里的收音机取出来,放在主席台中间靠墙的位置上,并用一层薄薄

的四方大红大绿的方巾盖在上面,防灰尘。远离城市的喧嚣,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我们“春之歌”采风团的车刚驶入乡村的土地上,世界立即泾渭分明开来,周遭一下子静谧下来。田野

里,麦子正在拔节,满眼满眼的绿,晕染开来,像不小心打翻的颜料瓶。在卸甲一平村的一个农民集中居住点,采风团的作家、记者、摄影师们鱼贯下车。一股带着泥土芬芳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眼前是一幅美丽的乡村四月水墨山水画——

宽敞干净的水泥路旁,错落有致的农家小别墅一字排开,村后一条清澈的小河不急不缓地流淌着,几株桃花艳艳地开。每户门前一块菜地,韭菜、豌豆、芹菜、青菜……一畦畦,肥嫩嫩的,还挂着清晨的露珠。几只鸡气定神闲地在田间觅食。村东头,农家书屋、世代服务站、卫生室一应俱全,村民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这些公共服务设施。

一位老妪正在菜地里掐豌豆苗,同行的一位记者随口问她这菜是自家吃还是卖?老妪一脸纯朴地笑:“自家吃!”大概以为我们是一帮来乡村游玩的城市休闲族,她随即又热情招呼:“到我家院子里拿把镰刀来,我割点菜给你们带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

里,封闭已久的心扉,猛然间有一大束温暖的阳光透进来,浸润整个心房……长枪短炮一顿猛拍,一群城市土著们大发感慨:还是生在农村当个农民好啊!生活条件这么好,平时自己种点菜,养点家禽,又安全卫生又活动筋骨。农村民风淳厚,人与人之间心不设防,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这些年来,回归田园成为很多人、乃至从农村走出去的人们共同渴望。十多年前,户籍还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鸿沟。刚刚在这个城市谋生打拼的农村人,往往要诚惶诚恐地接受一些“城里人”关于户口问

题的盘问,也往往会领教他们说起“乡下人”这三个字时嘴角下撇的表情。在一些“城里人”眼里,农村意味着破矮的房屋、泥泞的小路,厨房与猪圈为邻,饭菜与苍蝇为伍,乡下人简直就是落后、肮脏的代名词。

正如一首歌里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乡村的变化天翻地覆。地还是那地,可粮仓越来越满,人还是那人,可腰包越来越鼓,村还是那村,可风景越来越美。而在城市里,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层出不穷,常常让城里人焦头烂额。这时回过头看看,就羡慕起农村人来了,凭着辛勤的双手,农村崛起了幢幢洋楼,厨房、卫生间又明亮又宽敞,连个猪圈都比自家客厅大。再怎么没技能还有一亩三分田,门前空地上随便撒一把菜籽,就能吃到纯天然

的绿色蔬菜。于是,不少有远识的城里人纷纷下乡去当个农民。风风火火的薛巧云来到卸甲,在100多亩荒地上,建起了8000多平米猪舍,她满足于当个猪倌,种植稻麦、葡萄,养鱼,养鸡鸭鹅,多种经营一起上,休闲农业初具规模。初见她时,红朴村的脸上,壮实的身材,哪像个城里人,分明是个实实在在敢做敢干的乡村巧妹子!顾庆伟看准市场上对于无公害食品的巨大需求,在马棚镇种起了稻鸭共作的无公害水稻,稻田里放鸭子,鸭子吃害虫,鸭粪肥田。秋天到了,稻子熟了,鸭子肥了……想想都得流哈喇子啊!

如今,更多的都市人将回归田园当成了一个纯真的若即若离的梦想,只因缘于生命最本真的需要——回归一种最简单、宁静、平和的生活状态:当个快乐的农民,种花草种树种庄稼养家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棵植物一样,承接朝曦雨露,聆听岁月的脚步。面向田野,春暖花开。

回归田园

□ 刘久凤

收音机的往事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

收音机确实不易。尽管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哥哥还是闯祸了。1969年3月的一天,母亲去川青五里桥给家里买树苗和菜籽种,临行前细心的母亲把收音机藏身地点重新改变了一下位置,哥哥在家翻箱倒柜还是把它找出来了,他为了过把瘾,显示一下,把收音机调音旋钮开到最大位置,惹来许多小朋友,个个都好奇地摸着我们家的收音机,左瞧瞧右望望,觉得很奇怪,是从哪发出来的声音,有位顽皮的男童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收音机捧在手上,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一不小心,脚下被冒出地面的一碎瓦片绊了一下,连人带机摔倒在地,收音机被摔出两米远,不响了,那顽童吓得溜走了,哥哥站那呆呆地在发愣,在跺脚,嘴里不停地叨唠着:“怎么好,怎么好,犯法了,犯法了。”他将收音机从地上拣起来,拍打几下外壳,声音时有时无还能听,心里暗喜。他急急忙忙把收音机外表擦擦干净,又放回原处,想蒙混过关。

纸包不住火,丑媳妇迟早是要见公婆的,哥哥想来想去,只有主动投案自首,才能得到宽大处理。那天哥哥还没等母亲进家门,就主动承担了责任,母亲听后很恼火,回头再看看哥哥那诚实的态度,摸着他的后脑勺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是好孩子,好样的,不体罚你了,就罚你利用放假假时间编织十五条芦苇箔子吧。”哥哥哭笑不得。

打那以后,母亲把收音机更当事,下地劳动带着它,走亲访友提着它,晚上睡觉放在床头靠着它,那台收音机整整陪伴母亲唱完23个春秋。根据母亲临终前嘱咐,把那台收音机随母亲骨灰盒一块入土为安了。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

收音机的往事

收音机的往事

收音机的往事

张纯玉